

知往鉴今

童年在老家，乡亲们经常提起的那个挑着麻花担子，走村串户叫卖的山外人，是我父亲。

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大哥上了高中，二哥和姐姐也考上初中，家庭经济更加拮据。村里的好心人劝说父亲：“学好数理化，照样拿锄头把，不如让娃们回家劳作，不上学了吧。”

父亲见过世面，有眼光，他觉得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孩子们辍学。于是他和母亲反复商量，决定靠炸麻花供养我们继续上学。

母亲的祖上开过食堂，她继承了炸麻花的家传秘方。父亲小时候在关中也炸过麻花，手艺不错。说干就干，经过简单的筹备，油炸麻花生意很快开张了。

老家是个山村，不比集镇，将麻花放在家里等人家上门来买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必须走乡串镇送货上门才有生意。

出门必须要有行头。父亲叫来聋哑人表叔，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篾匠，请他编织盛装麻花的篾具。只见哑巴表叔在院子操作，父亲在身旁帮忙。两人比比划划，指指点点，咿咿呀呀，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劲让人忍俊不禁。

对表叔来说，编织篾具易如反掌。“竹篾弯弯，功夫藏间”，没想到父亲设计得那么奇特，表叔编织得如此精巧。那对儿篾具：方方正正，有棱有角，底子和四壁连为一体，上面可以合上盖子，四角镶有两条麻绳，好像两口箱子，但又不是箱子，平平展展，纹路清晰，光滑锃亮，密不透风，俨然是一件麻花担工艺品。

每天鸡叫头遍，父亲就起床了，他先在小灶生火做饭，用过早餐。再把昨晚炸好的麻花，小心翼翼地捧起来，轻轻地放到箱子里，生怕有闪失，麻花有破损。装满这箱，再装那箱。然后取来毛巾搭在肩上，将箱子上的套绳缠住扁担的两头，挑起担子迎着晨光出发，周围仍然是黑黢黢的。

父亲行走的路线共有三条：一条是毗邻朝南的神河方向；一条是本地往西的坝河方向；另一条是吕河境内的平定河方向，每条线路大约途经十几个村子，路程遥远而曲折。为了利于变卖，父亲一天选择一条路线，天天轮换。如果哪天的麻花卖不完，父亲还要拐进深山的村落，挨家挨户上门叫卖。不管选择哪条路线，也不管进不进山，父亲每天都是晨曦出发，天黑回家，真是两头不见天啊！

有天放学，我听见有人在路上拉长调子，阴阳怪气地学唱：“卖——麻——花！香脆脆的——麻花！”我不知道他们再取笑谁，跟着去看热闹。这是寒冬腊月的一天，山涧的岩石上挂着冰吊子，刺骨的寒风吹得人睁不开眼，小路上有个人，头戴火车头帽子，肩挑一副担子，佝偻着身子，口里直冒热气，坚定而不屈地前行。我一眼认出是父亲，觉得很丢人，心里怪不是滋味。我不理那些讥讽父亲的学生，也不理父亲，背着书包快步往回家走，心里嘀咕：这样做生意，太下作。到了晚上，父亲卖完麻花回家，取出断裂的麻花，泡在甜酒碗里，让我吃。我背过脸去，还在生气，没吃。

父亲的麻花担

□ 赵攀强

父亲确实是饿坏了，早上离家时吃过早点，天黑回家才吃午饭，接着又要夜战。母亲发好面，窝在盆里。父亲支好案子，取柴，生火，烧油锅。炸麻花有许多工序，但最关键的是扭麻花和拨锅两道工序，这是绝活，一般人不会。父亲是扭麻花的行家，只见他双手提起大条的两头，在案板上“啪！啪！啪！”弹几下，又在空中一绕变戏法似的，一条长短适中、粗细匀称的麻花就做好了，接着顺手下到油锅里。只听刺啦一声，翻滚的油锅冒出一股青烟，麻花浮出油面，周边泛起一串葵花泡泡。母亲开始拨锅，只见她双手拿着筷子，从麻花的中间向两边拨拉，像岔开两个扭在一起的藤条，直到麻花显出嫩黄色，然后翻几个滚，捞出来，一根黄亮亮香脆的麻花就出锅了。搓小条，搓大条，扭麻花，下油锅，出锅，一条一条地去做。等到将醒好的10斤发面炸完，往往是深夜一两点。父亲赶快去盹盹一会儿，因为早上不等天亮，他又要开始漫长而艰辛地卖麻花。

这个周末，我在院子玩耍，父亲老早回家了，脸色苍白，麻花也没卖完。我急忙跑到父亲床前，发现他靠在床头，皱着眉头。窗边的条桌上放着一个茶色的大瓶子，里面装满了药片。母亲端来一杯白开水，父亲接过手，用口吹了吹，放在条桌上，然后伸手取过瓶子，拧开盖子，从里面倒出一把白药片，塞进嘴里，仰起头，用温开水冲下去。父亲胃疼几年了，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，就喝一把苏打片，今天他痛得实在忍受不住，就提前回家歇火。我问母亲：“父亲咋不去医院看病呢？”她对我说：“你们都在上学，家里哪有多余的钱呢？”

1980年，有天父亲挑着担子去卖麻花，由于疼痛难忍，在山路上摔倒了。就是这样，父亲还是忍着剧痛，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把麻花担子挑回了家，从此卧床不起了。那天，我看见父亲勉强挣扎着起床，拄着拐棍走到厨房，用手抚摸心爱的麻花担子，浑身颤抖着，双眼噙满泪水，可能他还惦记着想出门去卖麻花挣钱呢。后来父亲病情越来越重，但他一直扛着，等着。直到1983年的秋天，我考上中等专业学校，离开家乡，父亲像一盏灯耗尽最后一滴油，悄然离开了人世。父亲走时，还不到花甲之年。

父亲经常对我说他是山外人，为了逃避拉壮丁跑到陕南，那年他才16岁。后来他到吕河老家做了上门女婿，和母亲一道撑起了一个艰难而辛苦的家庭。多少年来，他和母亲里里外外，忙个不停，拼命干活，维持生计。在家庭负担日益加重之际，又靠祖传的手艺炸麻花，卖麻花，供养大哥、二哥读完高中并成家立业，供养我和姐姐读完初中，奠定了我们后来的人生基础，是多么不容易呀！

父亲离开我们近四十年。但他挑着麻花担子，长途跋涉在家乡的山路上，坚定前行，沿途叫卖的身影，时常浮现我的眼前。这身影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永远给我穷且益坚，勇毅前行的意志和力量。

粉养花开

□ 蒲大林

初冬的天宝，是家乡最美的风景。刚回到单位，村上小伙伴打电话说：“一直说抽时间聚一下的，天宝的秆秆已酿好，周末抽时间回天宝啊。”我笑道，你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。

天宝的秋末冬初，舞叶秋风落尽时，岸柳浮雪玉盈枝。金黄的苞谷在晒场码成垛，编成串的挂满墙，芝麻已颗粒归仓，慢一点的黄豆已收拢堆在院子里，院子旁的地里茄紫辣红，萝卜已有大拇指粗，蓬勃的样子水灵灵的，地边上柿子树叶已泛黄飘落，藏在树叶下红红的柿子慢慢显露出来，像红玛瑙，像红灯笼，摇晃着，甚是惹眼。

暖风轻轻吹拂，五彩斑斓的天地间芬芳袭人，村民们站在村口张望着。“都等你好半天了……”喧哗的笑声，土酒的醇香，烟熏腊肉的喷香越发浓郁起来，一一握手寒暄。“我说过的，这不，说回来就回家来了……”

递烟，泡茶，大爷拿着一簸箕瓜子、花生和核桃，笑着说：“这都是我们地里长的，拿城里人的话说，这是纯天然无公害绿色食品。”老屋，小院，厨房洋溢着满满的温馨与幸福。

天宝，我的第二故乡。在天宝静听粉红色荞麦花开，总有诉不完的联村情谊，乡村振兴的画卷，在心间袅袅不绝，恋恋不舍。

乡土风物

小雪时节山堆雪，汉江之畔果似火。碧波蜿蜒绕城乡，山上挂满红橙果。林间白菜萝卜鲜，麦苗油菜缀田间……初冬的秦巴山区是诗意浪漫的。

汽车逆汉江而上，在崇山峻岭穿梭，也在山环水绕里来回切换，我们来到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的环江小镇——岚皋县大道河镇。因国家重点工程安康水电站1983年底开始蓄水，老镇成为淹没区，新镇搬迁到月池台所在地。

月池台地势较高，距老集镇位置近，便于移民安置。40年过去，这个“挂”在滨江半坡的集镇，成为汉江中上游地区众多沿江城镇最靓的江景小镇，享有“多彩大道河，橘茶小镇”的美誉。

在江边摆渡之时，远远地就看到江对面集镇房屋的颜色多样，呈现出橙黄蓝紫、粉红棕灰、草绿瓦青等多种色彩搭配，仿佛是上帝遗落人间的调色盘，整个集镇都是彩色的。

当地人介绍说：“粉红色外墙代表着甜蜜美好的期盼，给人温情暖意。墨绿色象征着一江两岸森林郁郁葱葱，绵延万里。淡淡的蓝紫色，给人一种朦胧和发展的潜能。”

打造多彩集镇，要因地制宜强产业，抓特色，增后劲。他们在沿江地带，大力发展柑橘生产，增加植被，保护水土；每年成熟的柑橘黄澄澄、红彤彤，散发出诱人甜蜜的气息，喜庆又热闹。青草绿就是在中高山区域广植茶树，发展富硒岩茶。培育主导产业，山青蕴水秀，农民能增收，产业富民路越走越宽广。他们把集镇建筑外墙涂抹成各种各样的彩色，并非头脑发热，做表面文章，而是经过多方考察，反复论证，没有同质化的集镇建设才有生命力和发展潜能。

到江边，路边的月季、木芙蓉开得热烈，粉红、金黄、红白相间的花朵在江风拂动下，点头哈腰，笑脸相迎。冬季的花朵尤以月季、木芙蓉和黄色野菊花最为顽强、执着，它们不惧霜天寒冰，奉献最美容颜，让这个冬季生动且温情脉脉。右边的柑子园里，黄澄澄的柑子挂枝头，主人家一边摘一边喊话：欢迎大家采摘品尝，不甜不要钱，吃饱还管饭……院坝笸箩里堆放着自制的红薯粉条、豆豉、豆腐干、香油等产品，吃着甜柑，瞧着农产品，同行人纷纷扫码采购，不亦乐乎。坐船来到左边的橘子园，红彤彤、黄灿灿的金钱橘密密麻麻压枝低，采摘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“果小皮薄、酸甜清香”的金钱橘还是儿时的味道，众人不由分说你五斤，他十斤地选购。大包小包满船舱，晚归的船儿在宽阔的江面上

大道河的色彩

□ 余斌

的美，与碧绿的汉江水相映成趣。橙黄色象征着柑橘丰收，农民获得感幸福感满满。棕色象征大地肌肤，厚实、质朴、坚韧。瓦灰色象征着古老城墙的颜色，寓意着走过沧桑，面向未来，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。”

漫步在缓缓而上的集镇，每个平台都有或大或小的停车场和菜市场，商场、公共卫生间、垃圾箱一应俱全。高低错落的街道，“之”字形攀升，串通几个维度的山坡，街面洁净，市场繁荣，能够绿化的的地方都种上花草和树木。机关单位、医院学校、居民住宅如同大小不一高矮不等的农作物，一一规划在相应的位置，使得一面山都活泼起来。热热闹闹，挤挤挨挨的镇子，烟火味浓，人气勃勃。尤其是以毛绒玩具打造的文化墙时尚、新颖，很是吸睛，游客们纷纷在此驻足、打卡、拍照。

下到江边，路边的月季、木芙蓉开得热烈，粉红、金黄、红白相间的花朵在江风拂动下，点头哈腰，笑脸相迎。冬季的花朵尤以月季、木芙蓉和黄色野菊花最为顽强、执着，它们不惧霜天寒冰，奉献最美容颜，让这个冬季生动且温情脉脉。右边的柑子园里，黄澄澄的柑子挂枝头，主人家一边摘一边喊话：欢迎大家采摘品尝，不甜不要钱，吃饱还管饭……院坝笸箩里堆放着自制的红薯粉条、豆豉、豆腐干、香油等产品，吃着甜柑，瞧着农产品，同行人纷纷扫码采购，不亦乐乎。坐船来到左边的橘子园，红彤彤、黄灿灿的金钱橘密密麻麻压枝低，采摘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“果小皮薄、酸甜清香”的金钱橘还是儿时的味道，众人不由分说你五斤，他十斤地选购。大包小包满船舱，晚归的船儿在宽阔的江面上

犁出两道欢腾的水花，岸边的果农立在树下，笑着挥手相送。

水随形而方圆，人随势而变通。大道河沿江，向山生长，大道河畔，渔舟唱晚。江边集镇，水上新秀，文旅融合，茶橘涅槃。在水一方大道河，汉江明珠在此落。

月池台是大道河镇的精神高地。这里曾经是三线学兵连打通小米溪隧道主战场，襄渝铁路的建设者们用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奉献了青春，其中部分战友永远长眠于此。当地政府在这里建立了“铁道英雄纪念墙”，利用他们当年驻地房建立“三线精神教育基地”。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、学生和广大游客纷纷来此缅怀先烈遗志，接受“艰难创业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三线精神洗礼。

巧合的是，当年该学兵的连长和指导员苏玉奇、王红旗二老携家人从西安等地专程回来，现场为大家讲述了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往事。苏玉奇还在留言簿郑重签下：“永远的三线，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刻骨铭心忘却不了的战斗生活记忆”的留言。继承光荣革命传统，坚定勇毅前行信心。

月池台问道，眼见其彩，实地探彩，精神添彩。多彩大道河，让我们收获的远不止这些，还应该有更多的色彩。

因为，大道河临江，大道河有路，路通南北。返程时，回眸大道河集镇，又是五彩缤纷的模样，天是那么蓝，水是那样清，山是那么绿，神采飞扬的大道河，活力四射。幸福大道河，愿百姓乐业安居，共享盛世繁华。

文化新知

生命峭壁上的文学台阶

□ 陈月胜

医院的病房里，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，与笔尖在稿纸上的沙沙声，在这里奇妙地交织着，像两个不同时空的对话者，在进行一场关于生命与意志的低回交谈。输液管中的药液，一滴，又一滴，不疾不徐地坠落，仿佛在为那些流淌的文字标记着时光的刻度。74岁的伍齐厚半倚在床头，他的世界被疾病浓缩在这咫尺病榻，而他的笔，却固执地要将这方寸之地，拓展成一片无垠的文学旷野。

晨光总是最先透过半掩的窗帘，在病房的白墙上切出一块斜斜的亮斑。浮尘在光柱里缓缓跳舞，像是被某种无声的旋律牵引。伍老沐浴在这片有限的光明里，他的脊背因长期病痛而微驼，但握笔的姿态却保持带着一种近乎庄严的挺直。那支最普通的黑色水笔，在他青筋微凸，布满老年斑的手中，仿佛有了千钧的重量，每一次移动，都是一次与命运的抗争。写累了，他会停下笔来，望着窗外那方被窗框规整起来的天空出神。偶尔有飞鸟掠过，他的眼神便随着，直到鸟儿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

8个月前，肺癌的诊断，如凛冬惊雷，炸响在他原本平静的退休生活里。家人的泪眼，朋友的叹息，曾一度将病房的空气凝固。但他，这位在基层风雨中行走过多年的老人，却在最初的震荡过后，显示出岩石般的沉稳。他沉默了许久，然后对子女们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去把我的稿子和笔拿来。”医学的预判是严酷的，而他，选择用一场沉默而丰饶的创作，来打破那冰冷的时限。于他，这白色的病房，不是生命的终点站，而是一座新的必须攻克的关隘。

他的一生都与文字相伴。只是前半生，笔墨浸染在工作报告里的集体叙事。那些年，在会议上脱稿讲话，声音洪亮，条理清晰，是为了部署工作，是为了鼓舞士气。退休，悄然转换了他生命的频道。带着些许笨拙，却无比真诚地探出头来。一块小小的电子写字板，成了他连接新世界的桥梁。他用那略

显颤抖的手，一笔一画地在板子上书写，屏幕上的字迹，有时候会因为手的抖动而显得歪斜，他便删掉重写。就靠着这样的笨拙手法，他完成了20多万字的个人传记《苦命还要活着》。他从公文的彼岸，终于踏上了文学的此岸，用以摆渡的，仍是那支忠诚的笔。而今，病魔将他的肉身囚禁于此，他的灵魂，却在这病榻之上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

清晨6点，当第一缕药液注入血管，止痛药的效果如退潮前最后的恩赐，他便握紧笔，在晨曦微光中开始构筑他的文字城池。笔尖的沙沙声，是这片白色领土上最动人的晨曲。9点开始输液，身体被几根管子禁锢在床上，动弹不得，但他的思绪却可以挣脱这一切，恣意翱翔。他让儿子买来一支录音笔，就放在枕边。当构思如泉涌时，他便侧过头，对着那小小的机器，低声地述说。那声音或许是虚弱的，带着沙哑，但里面的情感，却是饱满而炽热的。口述的初稿被存入手机，等待着他体力稍复时的整理，那里贮存下的，是灵魂在困顿中的独白与呐喊。

若下午体温能被慈悲地控制在平稳状态，他便开始了最耗心力的誊写工作。摊开稿纸，对照着手机里的录音文字，他一笔一画地，将它们搬到纸上。这过程缓慢而艰辛，因长期握笔而僵硬变形的手指，每隔20分钟就必须停下来按摩片刻。他揉着那些弯曲的指节，眼神里没有烦躁，倒像一位老农在休息的间隙，爱抚着他赖以生存的、已被磨得光滑的犁铧。

夜晚，当病房的喧嚣渐渐沉寂，只有走廊的灯光在门上透出一丝微光时，他便拧亮床头那盏小灯。一圈昏黄的光晕，是他最后最私密的战场。他在那光晕里逐字打磨白天的文稿，增删词句，调整语气，如同一位匠人在深夜的灯下，精心擦拭他那些蒙尘的银器，直至它们终于映照出内心最真实、最明亮的光泽。

8个多月，7次住院，25次放疗……这些冰冷的数据，是病魔一次次烙在他衰老身体上的印记。而他带着墨香的17篇散文。他将化疗时那种深入骨骼的痛楚与麻木，凝练为“输液管里的哲学”，思考着生命与药物之间这种既依赖又对抗的复杂关系；他以“癌细胞是坏孩子吗？”这充满童真却又无比沉重的诘问，尝试跳出患者的身位，与体内的疾病达成一种悲悯的、超越仇恨的理解。

文学，于他而言，已不仅仅是一种爱好，它成了一剂精准的“精神的靶向药”，直抵心灵的病灶。当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，陌生而真诚的留言，如暖流般通过网络涌至他的病榻前时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联结。那孤独的彷徨被遗弃在生命荒原之上的感觉，被驱散了。他感到，在那冰冷的峭壁上，正有无数双温暖的手伸过来，想要拉住他，向上攀登。

最近一次的复查结果，连他的主治医生也感到些许讶异。几个关键的指标，竟奇迹般地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。有年轻的实习医生好奇地问，文学缪斯之神，是否就是那传说中能续命的良药？老人听罢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温和而清澈的微笑，他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：“药，是医治身体的；文，是疗愈心灵的。这是两码事。”

“我们要在病榻上，开辟自己的文学战场。”这是他最近一篇文章中的句子。这句话后来被很多病友传抄，贴在床头，成了他们共同的座右铭。

在生命的峭壁上，文学为他开凿了一级级向上的台阶。这台阶，由意志铸就，由温情黏合。而他，这位古稀的老人，正小心翼翼地将这台阶，铺成一条更多人可以感知、可以携手同行的路。那笔尖在纸页上发出的沙沙声，于是不再孤单，它汇入了生命本身那宏大而低回的合唱，虽然低沉，却蕴含着永不熄灭的、向光而生的力量。

文史春秋

穿越子午道

□ 杜韦慰

循着秦岭的秋风，我们走进宁陕，踏入子午道的千年光阴。这条横亘秦岭的古道，是铺展在山水间的文化长卷，是连接南北的文明纽带，更是藏着宁陕精神气、山水气与人间烟火气的秘境。穿行其间，历史的风尘与自然的灵秀交织，宁陕人积极向上，踔厉奋发的精神气象，便在古道的每一寸肌理中缓缓流淌。

宁陕的山水本就是一幅天然巨幅水墨，烟岚洇润，将古道晕染出浓浓的诗意。“古道藏幽，秦岭问史”，子午道自战国绵延至新中国成立前，2000多年的岁月里，它默默见证着商旅驼铃、信使马蹄与戍卒足迹，将南北文明的交融刻进山石草木。2014年，它跻身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23年，无人机勘测的科技之光为其拂去尘埃，让广货街段、江口猫儿梁段三段主体遗迹以更完整的姿态重现于世。广货街段南起鸳鸯沟口，北接长安区大坪村遗址，5公里山路蜿蜒于山脊，战国至汉代的遗迹存隐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密林，每一块青石都沉淀着远古的印迹；